

【一日思惟：时当弘法，不可终遯。遂出至广州法性寺，值印宗法师讲《涅槃经》。时有风吹幡动。一僧云：风动；一僧云：幡动。议论不已。能进曰：不是风动，不是幡动，仁者心动。一众骇然。印宗延至上席，徵诘奥义。见能言简理当，不由文字，宗云：行者定非常人。久闻黄梅衣法南来，莫是行者否？能曰：不敢。宗於是执弟子礼，告请传来衣钵出示大众。印复问曰：黄梅付嘱，如何指授？能曰：指授即无，唯论见性，不论禅定解脱。宗曰：何不论禅定解脱？谓曰：为是二法，不是佛法，佛法是不二之法。】

有一天，六祖暗自思惟：时机成熟，应当弘法了，不可以老是隐迹潜居。於是就离开四会的猎人队，到达广州的法性寺，正好遇到印宗法师在讲《涅槃经》。当时有风吹动悬幡，有一位出家人说，这是风动；另一个出家人说，这是幡动；两个人争论不休。惠能走上前面，向他们说：「不是风动，也不是幡动，是仁者的心在动。」大众听了此话，都非常惊异！印宗法师将惠能迎请到座中上席，向惠能求教佛法深奥的义理。见惠能言词简单、义理确当，并不像是从文字中来。印宗说：「行者一定不是平常人。久闻黄梅五祖的衣法南来，莫非就是行者吗？」惠能说：「不敢。」印宗法师於是执弟子礼，宣布这桩事情，请惠能将祖祖相传的衣钵拿出来给大众看。印宗法师又问道：「黄梅五祖付嘱衣法时，是如何指示传授？」惠能说：「指授是没有的，只论见性，不论禅定解脱。」印宗说：「为何不论禅定解脱？」惠能说：「因为禅定解脱是二法，不是佛法。佛法是不二之法。」

在这一节中，印宗法师之於六祖就像鲍叔牙之於管仲，因缘际

会，成就一番非常事业。初见面的问对中，就将佛法宗旨托出：唯论见性。《禅宗血脉论》云：「若欲见佛，须是见性，性即是佛。」若不见性，纵然是念佛诵经、持斋持戒，只不过是修世间有漏福报而已，於成佛作祖无益处。黄檗禅师说：「即心是佛。上至诸佛，下至蠢动含灵（一切有情众生），皆有佛性，同一心体。所以达摩从西天来，唯传一心法，直指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不假修行。但如今识取自心，见自本性，更莫别求。」本觉真性，就是佛性，悟时称作般若智慧，修持称为楞严大定。宗密大师说：「若顿悟自心（六根之性就是自心），本来清净，元无烦恼。圆满智慧，本来自己具足。此心即佛，毕竟无异。依此理体於日用平常中修正心行者，是最上乘禅，亦名如来清净禅，亦名一行三昧，亦名真如三昧，此是一切三昧根本。」如果能念念修学，历事炼心，自然渐渐就证得百千三昧，就是《金刚经》所说的「无住生心」，不住一切缘境所显的清净心就是。达摩这一派所传的，就是这样的禅。由此可知，顿悟自心，就是见性，就是六祖所传的禅定；并不是见性之外，别有能修所得的禅定。

「解脱」，是解除迷惑造业的系缚，脱离三界六道的苦果。慧海禅师《顿悟入道要门论》云：「曰：云何得作佛去？师曰：不用舍众生心，但莫污染自性。经云：心佛及众生，是三无差别。曰：若如是解者，得解脱否？师曰：本自无缚，不用求解。」这与六祖所说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」是同样意思。由此可知，自心是佛，自心就是自性。自性本来清净，自性本无染著，自性本来解脱，并不是见性之外，别有一个能修、能证的解脱。

六祖说：「佛法是不二之法。」只论见性，不论禅定解脱，就是不二法门。见性就是禅定、解脱，禅定、解脱就是见性，这是三而一，一而三，即三即一，即一即三，是谓之不二之法。慧海禅师

《顿悟入道要门论》云：「欲修何法，即得解脱？唯有顿悟一门，即得解脱。云何为顿悟？顿者，顿除妄念，放得下；悟者，悟无所得，看得破。问：从何而修？答：从根本修。云何从根本修？答：心为根本。云何知心为根本？答：《楞伽经》云：心生即种种法生，心灭即种种法灭。《维摩经》云：欲得净土，当净其心，随其心净，即佛土净。《遗教经》云：但制心一处（控制心在一处），无事不办。经云：圣人求心不求佛，愚人求佛不求心；智人调心不调身，愚人调身不调心。《佛名经》云：罪从心生，还从心灭。由是之故，知道善恶一切皆是由於自己的心，所以心是根本。如果想求解脱，首先必须认清根本。要是不能通达这个道理，必定是徒劳无功，著相外求，无有是处。」禅门经云：「於内觉观，如一念顷，即证菩提。」而根本的修法，就是修习禅定。何谓「禅」？妄念不生为禅。何谓「定」？坐见本性为定。本性者，就是自己不生不灭的真心。「定者，对境无心，八风不能动。」八风是指：利益、衰耗、毁谤、荣誉、称赞、讥刺、受苦、受乐，这八种境界。若能於此八种境界中如如不动，得此定者，虽是凡夫，即入佛位。《菩萨戒经》云：「众生受佛戒，即入诸佛位。」证得如此境界，就是解脱，就是不二法门。

【宗又问：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？能曰：法师讲《涅槃经》，经明见佛性，是佛法不二之法。如《涅槃经》高贵德王菩萨白佛言：犯四重禁、作五逆罪、及一阐提等，当断善根佛性否？佛言：善根有二：一者常，二者无常，佛性非常非无常，是故不断，名为不二。一者善，二者不善，佛性非善非不善，是名不二。蕴之与界，凡夫见二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。无二之性，即是佛性。】

印宗法师又问：「什么是佛法不二之法？」六祖说：「法师讲《涅槃经》，经明见佛性，是佛法不二之法。如《涅槃经》高贵德

王菩萨对佛说：犯四重禁、作五逆罪，及一阐提等，应当断善根佛性吗？佛说：善根有二种，一者常，二者无常，佛性不是常，亦不是无常，是故说为不断，这就是不二之法。一者善，二者不善，佛性非善非不善，因此名为不二之法。五蕴与十八界，凡夫见之以为二，有智慧的人通达事理，知其性本来不二，无二无别之性就是佛性。」

在这一番问答里，六祖举例《涅槃经》的经文，向印宗法师解释什么是佛法不二之法。『犯四重禁』是指根本戒，四种重罪就是杀生、偷盗、淫欲、大妄语。『作五逆罪』是指杀父、杀母、杀阿罗汉、恶意出佛身血、破和合僧。『一阐提』是印度话，意思是不信佛法、不信因果、不信业报、没有惭愧心，这样的人，诸佛菩萨都无法帮助他。《涅槃经》里，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对佛说：如果犯四种根本大戒、毁谤大乘经论、造五种大逆不道的罪恶、又不信佛法的人，如是等人要是还有佛性的话，为何还要堕地狱？这些人要是还有佛性的话，佛为何又说无常乐我净？没有善根的人叫「一阐提」，没有善根的人，他的佛性何以不断？佛性要是断了，为何又说有常乐我净？如其不断，为何又称他为一阐提？佛陀对于这一连串的问题，就以「佛性非内非外、佛性非有漏非无漏、佛性非常非无常，是故不断」的道理，来解答高贵德王菩萨的疑问。

「五蕴」也叫做五阴，是指「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」五类。「色」是指一切物质的总代名词，就是百法中的五根、六尘，十一法。「受、想」是心所有法中的二法。「行」，除受想之外，包括心所有法中其余四十九法，及不相应行法的二十四法。「识」是通指八识。所以，五蕴已全部包含一切有为生灭法。「十八界」是六根、六尘、六识。凡夫妄见，愚痴迷惑，不明真相，故说为二。智者明了事理，通达真相，於一切法不起有无分别妄念，无心无念，则

五蕴十八界皆空。所以，蕴之与界，无二无别。

【印宗闻说，欢喜合掌言：某甲讲经，犹如瓦砾；仁者论义，犹如真金。】

印宗法师听了六祖所说，心里非常欢喜，恭敬合掌说：「某甲讲经，犹如瓦砾；仁者论述经中的义理，犹如真金。」我们从印宗法师的言词、态度上来看，印宗法师的确是非常人也。莲池大师说得好：「六祖既然接受黄梅五祖的心印，避难隐藏在屠户猎人佣贱一十六年。以后他遇到印宗法师的讲席，出风幡语，为印宗法师听到而延入，为他剃染，礼请升座说法。人知六祖之为龙天推出矣，未知印宗之不可及也。其自言：『某甲讲经，犹如瓦砾；仁者论义，犹如真金。』要晓得，印宗法师已经久居讲席，已是前辈的大法师，若是法师人我不忘，贡高我慢，好胜之心尚在，怎么能如是尊贤重道、舍己从人，以至於如此？六祖固然是乘愿再来之人，而印宗法师亦是六祖同一类人物。圣贤聚会，岂偶然而已哉！」

【於是为能剃发，愿事为师。能遂於菩提树下开东山法门。能於东山得法，辛苦受尽，命似悬丝。今日得与史君官僚僧尼道俗同此一会，莫非累劫之因。亦是过去生中供养诸佛，同种善根，方始得闻如上顿教得法之因。教是先圣所传，不是惠能自智。愿闻先圣教者，各令净心，闻了各自除疑，如先世圣人无别。】

印宗於是为惠能剃发，愿意事师六祖大师。惠能在智药三藏手植的菩提树下开演东山禅宗顿教法门。惠能於东山得法以后，受尽辛苦，生命就像悬丝般的危险。今天能与史君、官僚及僧尼道俗共同聚集在此一会，莫非是多生多劫所结的法缘。亦是过去生中供养诸佛，同种善根，方才有缘闻得如上顿教得法的因缘。教法是先圣所传，并不是惠能自智。愿欲听闻古圣先贤教法之人，自己先要净自心，用清净心听法。听了以后，各自除疑生信，就如先世圣人一

样而没有差别了。在这一段中，最重要的开示就是得法端在净心除疑。《金刚经》云：「信心清净，则生实相。」不但参禅需要净心，研教、念佛亦必须清净心才能大开圆解、一心不乱。

【师复告众曰：善知识！菩提般若之智，世人本自有之，只缘心迷，不能自悟。须假大善知识示导见性。当知愚人智人，佛性本无差别，只缘迷悟不同，所以有愚有智。】

六祖告诉大众：「善知识！菩提般若的智慧，世间众生本来自己就有，只因一念妄缘，不觉心迷而不能自悟，必须借助大善知识来指导见性。应当知道，愚人智人佛性本无差别，只因迷悟不同，所以才有愚人智人不同。」六祖说「佛性本无差别」，的确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故一切法平等。又说：「人人具足，个个圆成，本来是佛，与佛无异。」迷则佛是众生；悟则众生是佛。迷人向文字中求，悟人向心地而觉。迷人修因待果，悟人了心无相。悟时本性不增，迷时本性不减，是真正平等，一切佛经无非令人悟入此事而已。迷者执著身心为我，悟者智照应用自在。愚人分别著相自生障碍，智人见性事事无碍。菩萨触物懂得用观照的功夫，无所不照；声闻怕境昧心。悟者日用无生，迷者现前不觉。从这些话中我们体会到，佛与众生其实只不过是迷悟不同而已。